



我在巴黎 天气晴

水格·主编
「我用整个宇宙忘记你」

从这里
读懂90后
鲁迅文学院陈涛
山东实验中学王岱
重庆外国语学校李安全
浙江省特级教师黄孟珂
……联袂评点

In
Paris,
with
sunshine

我在巴黎 天气晴

「我用整个宇宙忘记你」
水格·主编

从这里
读懂90后
鲁迅文学院陈涛
山东实验中学王岱
重庆外国语学校李安全
浙江省特级教师黄孟珂
……联袂评点

In
Paris,
with
sunshin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巴黎天气晴 / 水格主编.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43-4170-6

I. ①我… II. ①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7850号

我在巴黎天气晴

主 编 水 格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sina.vip.com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930 1/16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170-6
定 价 29.00 元

面对“90后” 李敬泽

我极力回想 1990 年发生了什么——那年年底，我调换了工作，那时三环似乎还没有开通，我骑着自行车每天从安贞桥到团结湖上班，路两边是高大的树，稀稀落落地分布着燕莎、亮马河大厦、昆仑饭店，现在的中旅大厦还烂着尾。那时这个城市清简安稳，似乎就这样了，似乎萧条也是好的，无欲无梦也是好的。

还能想起什么呢？想不起来了。

当然，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很多人在那一年出生。这是大事吗？对那些孩子和父母来说当然是大事，但终究这也是岁岁年年家常事，历史学家不会留意。然而，纯粹因为一个数字问题，在那一年出生似乎又有点不同寻常，1990 年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一年，在那一年的一月一日零时以后出生的孩子因此在十几年后将被称为“90 后”。

“90 后”又如何呢？

我知道，我应该在这里大谈“90 后”的特殊意义，这对我毫无困难，这种意义的配制方法是：先对 90 年代以至新世纪作出一套总体的概括和论述，无尽时间被切出来的这十九年在这套论述中将过去判然不同，具有全新的历史文化意义；然后，当然，在这十九年中出生和成长的人们从历史和文化中获取了全新的特性，与“80 后”不同，与“70 后”不同，更与“60 后”不同，我们宣布：新人类、新新人类出现了！

——这件事，我们在 90 年代以来已经反复做过，以至于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来一遍，这等于是对自己的滑稽模仿。

所以，如果我们实在忍不住要把一个人群仅仅凭着他们都出生在那十年而命名为“90 后”的话，那么，我拒绝演绎而期待归纳，我要看看一个个的人——他在做什么，他怎样自我表述和自我想象，他究竟认为自己与他人有何不同，而这种不同如何构成意义。

对此，坦率地说，我所知甚少，我甚至都不认识几个“90后”。当然正因为所知甚少，我对这套“90后”书系有特殊的兴趣。

面对“90后”，我能提供的或许只是我作为“60后”的一点经验。

经验一是：几零后这件事与我无关。我从来没想过我是个“60后”，后来人家告诉我属于一个名叫“60后”的群体时我还以为那是个什么帮会；我看着我那些“60后”兄弟姐妹们，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我和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以及我们为什么仅仅因为生于1964年或1968年就一定得被算成一伙；再后来，我被人家教育得有点儿相信我们的确有点儿相似，但这并没有使我欢欣鼓舞，反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有点儿无趣——想想吧，你的周围都是注定和你相似的人，或者也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注定要和别人相似；而且我也看不出来这种相似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还是得独自面对我自己的生活和问题。

现在我已经45岁，偶尔也开始想想人生的终极意义什么的。当然，我知道，没有目的，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活着、现在活着，而且不是被装进一个上帝的档案袋里，袋子上只写了一个“60后”或其他什么庞大名目，我希望我以自己的名字活着，我猜测这就是终极意义，虽然能否达到我也非常怀疑。

此外，还有经验二：具体到写作这件事，几零后据说是有效的，大概从“70后”开始，它就特别有效，几乎是芝麻开门的咒语。

但还有经验三：芝麻开门后，里边的宝贝不是无穷无尽的，很快会被人抢空的。

说了扫兴的话，再说高兴的话，那就是经验四：青春具有无可争议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对于正当青春的个人还是对于一种文化和文学。因此，青春应该尽情绽放。

这当然是尽人皆知的事，本来不用我当经验说。那么，下一条就未必尽人皆知了：所有人——已逝的人、活着的人和将来的人都曾有、正有和将有青春，对于一个人来说，青春不可复制，对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来说，青春可不是什么稀罕事。

——这似乎又是扫兴，但是记住这一点或许最终有助于我们判断这部“90后”书系：这里是否包含着某种真正的新的探索？在青春激情涌动中，他们能否提出对世界、对自我的新的看法、新的想象和作出新的表达？

目录 Contents

— 平行世界 —

特邀评点：李安全

妮米拉	给我一杯别尔宾	004
刘嘉屹	写在梦想边上	011
朱 戈	我在巴黎天气晴	016
凌 媚	平行世界	024
梁俞瑶	假如天一直亮着	028

— 那曲年月 —

特邀评点：田 宇

陈 充	葵，我想告诉你我的日与夜	036
韩 青	那曲年月	042
丁楷饬	我们在童年干什么	048
宇 华	春邻	054
郭璟钰	柳林河	059

— 奢靡之城 —

特邀评点：陈 涛

林 欢	遗落的秋千	068
阳光已至	奢靡之城	072
胡姚雨	深情到溃不成军	076
王子伯	你好，千寻	080

— 背向的光 —

特邀评点：黄孟轲

季峰崑	我用整个宇宙来忘记你	086
马逸舒	燃烧	093
宇 华	夏天的尾巴	101
李旭琦	我们的纪念	106
鹦鹉螺	背向的光	117

— 物中之镜 —

特邀评点：雷其坤

王钟的	风一样的年代	124
高 璨	如一切流过	133
吴如功	史诗的书脊	139
姜 嘉	物中镜	144
原筱菲	叛逆，一个夏日里的忧伤	151

— 倾城，倾城 —

特邀评点：王 岱

胡姚雨	素手折乾坤	164
闫晨晓	倾城	167
朱紫嫣	我只是很想疼她	172
张牧笛	忧伤的过往	176

— 特别专区 —

阳光已至	突然好想你	186
宇 华	极遥远之地	195
小蜜蜂	我是小蜜蜂	201
小蜜蜂	小蜜蜂直播间	204

青春表达的感觉和记忆 ■ 李安全

很想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读后的感受，却又觉得阅读是一种在场的战栗，任何语言都是孱弱而无力的。面对“90后”的作品，像是遇到了一个多元多次方程，过去的经验的判断都无从适用，感觉有很多答案都是正确的，却无法求解，无法验证。

我读到的这几篇作品，都是散文式的书写。但仔细读来，却发现并非完全地表现自我，而是不断交织着主观与客观的梦幻情绪。或许，“90后”的生活就是如此，分辨不清，似真似幻，但并不脱离这个世界。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体验。

《给我一杯别尔宾》中氤氲着无尽的惆怅和失落，妮米拉对情节和情绪的把握，有着非常出色的能力。“别尔宾”本来蕴涵着乡思之情，但这乡思的浓酲里却又夹杂了纯净的富有诗意的“爱”。一个“爱”字，有时是说不出口的，却能永远地刻在心里，即使时间无尽绵延，只会更加清晰，更加深刻。这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与公众表达不同的“90后”形象，谁说他们自私得只有自己？

朱戈的《我在巴黎天气晴》表现的也是“爱”的主题。朦胧的爱情，纯净的爱情，像诗与阳光一样的美丽。然而，却需要等待，漫长的等待。或许每个人都会感动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是，又有谁愿意

平行世界



将“爱”化作离别或相思的愁苦，化作凄美的文字甚至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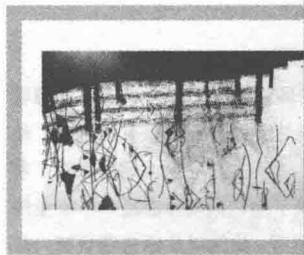
摆脱作品里忧愁和叹息的情绪，就只剩下对这些属性为“90后”的文本的感叹了。在这个多元的文化体系和格局下，“90后”的表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新的景观。另类的表达，独特的方式，甚至能够把散文写得像欧·亨利的小说那样令人惊奇。也许，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他们的写作态度——不受传统束缚，自由表达。而这，或许更可看作他们的世界观：仿佛对生活充满绝望，却又总是生机勃勃。

《平行世界》仿佛就是将回忆与现实交织起来，构成一种交错纷杂的艺术结构，其中所蕴藏着的是作者对生活的回忆、对人生的思索。七岁的“我”是一个乖巧的女孩子，“现在的我”却和“过去的我”“正在走截然不同的路”，“我们已经在各自的世界里了。甚至将来，更多的时刻到来，更多的我和‘我’分道扬镳”。这就是痛苦，关于成长的痛苦。当然，隐含最深的还是对未来的担忧与期盼，特别是对现实以及未来越来越不能看清楚的时候。——我从“90后”的作品里，也看到了关于生命的体悟，关于人生的哲思。

他们喜欢把对生活的感受融进充满抒情意味的文字中，或是情景交融，或是事理相生。比如，《写在梦想边上》所写的是“一个习惯于幻想的文艺未成年”对高三生活的无奈，对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困惑，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与无知，书写了一个即将进入高三即将告别童年的“文艺未成年”的心理流动。《假如天一直亮着》写的也是一种感觉，一种心境，一种寂寞而自我的情思。或许，青春就是带着淡淡哀伤淡淡喜悦淡淡失落淡淡困顿的感觉和记忆。

李安全

全国优秀语文教师，重庆市首届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全国科研型骨干教师，重庆市骨干教师，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现执教于重庆外国语学校。在《名作欣赏》《中小学教材教学》《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与研究》《语文学习》《语文教学研究》等全国知名语文刊物发表教育教学论文100余篇，主编教育教学著述2部，参编教育教学著述10多部。作为主研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教育科研课题有“本色作文教学研究”、“中学语文研究性学习研究”、“中学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研究”、“西部地区研究性学习学校管理模式研究”、“特色学校素质教育研究”、“办学特色与学校发展研究”、“特色学校发展策略研究”等10余项，荣获国家级和市级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20多项。



给我一杯别尔宾 ■ 妮米拉

的士一路前行，我在午夜时分到达了机场。

机场外面的街道冷冷清清，柏油马路闪着白光，临街的班尼路店里，塑料模特儿们面无表情地站在橱窗里，野猫舔舔爪子，悠闲地踱过十字路口。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机场附近有一家很大的星巴克，二十四小时营业。明晃晃的灯光很是嚣张，照亮了大半条街。午夜是顾客最少的时候，女侍者们在制服外面套上一件外套。刚下飞机的老外，带着很少的行李，操着不太流利的中文，要上一杯咖啡，不慌不忙坐下来，静静地等待天亮。

我也坐下来，却并不那么轻松。旅行箱塞得鼓鼓囊囊，即将要飞往一个朝思暮想的小城镇。我总感觉这会是一段很漫长的旅行。对于这座古老的南方城市，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过客。习惯了四处流浪的人，总把任何一个地方当作家，而我不习惯流浪。星巴克里的暖气开得十足，湿腻的冷气被挡在了外面，落地玻璃上铺了一层水汽，气氛像极那个优乐美的奶茶广告。

我不喜欢星巴克里的咖啡，尤其是卡布其诺，因为它冲得太淡，而摩卡又被冲得太甜。至于蓝山咖啡，据说它只孤独地长在日本的一个小岛上，我们喝过的，大多是混合的。

突然就很想念家乡小镇上的那家叫做玛雅人的咖啡屋。它坐落在我们中学附近，却需要拐几个小巷子才能找得到，破败地夹在几座摇摇欲坠的居民楼中间。老板是一

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梳着平头，很爱笑。他的咖啡屋装饰得很有特点，会把小石子镶嵌在墙壁上，还有咖啡豆排列成的一个个美丽的图案。咖啡屋的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露台，从一个木梯子可以爬上去，露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看上去像个生机勃勃的植物园。

第一次来到这个咖啡屋是和筠一起。筠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大男孩，喜欢穿白色的T恤和宽大的牛仔裤，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我和几个死党总是喜欢在放学后跑到篮球场上。筠长我们一届，彼此都不熟悉，这并不妨碍我们看他打球。他的手法娴熟，尤其是扣篮，像个空中飞人，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们就默默地坐在场边，彼此依偎着，享受着繁重课业压力下的片刻宁静。

在所有死党中，遥遥是我最好的一个。她是一个艺术生，学美术的，很喜欢把头发烫成各式各样的大波浪，然后别上很多镶着水钻的发卡，像极了天花板上的吊灯，和夸张的耳环一点儿也不般配。遥遥的审美观的确和她的特长相辅相成，并且美其名曰潮流。

当我们在大热的夏天仍然穿着厚重的校服长裤时，她已经穿上了迷人的短裙。课间操上真的是让一大群男孩子大饱眼福，自然也被教导处的老师以不遵守校规为由狠狠地批了一顿。从那以后，遥遥在她的迷你裙下面套上了校服长裤。一放学遥遥就迅速地甩掉长裤，拽起我飞奔到篮球场，准确点儿说，是拖。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她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我的校服很大，每次到了球场，都被拽得狼狈不堪，在一旁大口地喘气，遥遥则是很矜持地整理一下衣服，看到旁边的我，就会很夸张地摇一摇头，然后无奈地瞪着我说，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每到这时，球场上就会有人趁着打球间隙向这边望上几眼，我的脸就会窘得像个番茄。遥遥看到自己作祟成功，就在一旁咯咯地笑，并一把拉我坐在球场旁边的空地上，为了掩饰尴尬，我故作镇定地抬起了头。

这些小小的窘迫和尴尬，混合着傍晚的甜腻湿气，蒸腾在了夏日的黄昏里。

我们的脸，夕阳的余晖，和球场上忽起忽落的身影，组成了一幅幅曼妙的相片，等待着某个下午，来慢慢咀嚼回味。

多么希望时间定格在那一刻。

筠的扣篮技术很是优美，从带球到投篮，力道拿捏得很准，一气呵成，篮球在空中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弧线。当然，也有特例，就是在接近篮板的刹那，球砸在篮筐上，特例中的特例，是那个篮球直直地向场外飞过来，不偏不正，砸向了呆若木鸡的我。然后，我就看到了遥遥揉成面团一样焦急的脸，模模糊糊的人影，还有一片锃亮的不知是什么东西。

醒来的时候，我的头上绑了很大一条绷带。遥遥小心翼翼地把我扶回了寝室，嘘寒问暖。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估计晕倒也是饿的。大热天挨饿看球，不晕才怪。其实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天热和挨饿。有次陪死去逛逛街，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足足走了一天，滴水未进，愣是把坐在班尼路店里休息的顾客当成了模特儿，在他大腿上狠狠地捏了一把，还说了一句这裤子质量不错。忽然意识到不对，这模特咋还能动啊，然后看到他旁边的女友气得脸都绿了。

为了照顾情绪，我尽量装得要多虚弱有多虚弱，急得遥遥在一边梨花带雨，把门外的那些罪魁祸首骂得体无完肤，也包括筠。我为自己的小小作祟而窃喜，心里的某个柔软的地方也微微地感动着。

为了表示歉意，筠决定请我喝咖啡，不至于让他太愧疚。我戴了一顶帽子，土黄色，手织的帽子下边，编了一圈花纹，妈妈用了几个月才织完。第一次戴的时候，被遥遥说成是土得掉渣了，但我还是很喜欢它。

第一次来到这个咖啡屋，着实被它的装饰吸引了。筠和老板很熟，很大马克杯的咖啡只收了五元钱。我们对面坐着，很拘谨，为了掩饰紧张，我一大口一大口地喝着咖啡，尽管以后筠总是取笑我说喝咖啡跟喝水似的。

最终，还是筠打破了尴尬。

“你的伤很严重吧？”

“哦，已经好了。”

停顿。

看着。

“这个篮筐是个帽子吧？”

我一愣，我那可怜的帽子啊，刚刚喝进嘴里的一大口咖啡喷了出来，落到了筠纯白色的小衬衣上。

就这样，我们慢慢地聊了起来，谈他的班级，说我的同学，我们俨然成了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以后的日子，我们常常相约来到这家咖啡屋，老板也同样给我们送上满满马克杯的咖啡。喝完后，我们就撒野般地跑到露台，仰在宽大的藤椅里，看着变幻莫测的云的形状。小城的空气格外清爽，蔚蓝色的天空像水洗过一样，干净，透明。我们就这样躺着，听听风的声音，欣赏着云朵下的校园，宁静，安详。

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无比眷恋小城，以及憧憬着小城里的甜蜜生活。

我和筠都很喜欢孙燕姿，常常一个下午沉溺在她的音乐里，一起谈论她独特的声音，灿烂的笑容，专辑封面上明亮的气球，身后湛蓝的天空。听他讲咖啡的由来，看他轻啜咖啡的样子，以及喝一杯真正蓝山的梦想，那种只孤独地长在一个寂寞的日本小岛上的咖啡，听他介绍广合大众口味的卡布奇诺咖啡，代表着思乡情感的别尔宾咖啡。

在我们过腻了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之后，筠就异常想逃离这个小城。在一个有着纯白色沙滩的海岸，开一间露天咖啡屋，渐渐习惯喝着别尔宾，等着一个可以把咖啡当水喝的顾客，我很感动，就傻傻地仰起头。他的嘴角轻扬，露出了干净的笑容，那样纯真的笑容。

时间在我们的谈天说地里一点一点溜走了，筠考上了省会城市的一所大学，离海很远。遥遥学习艺术类课程，也去了省会。我也毫无准备地就迈进了高三。那种炼狱般的恐怖生活开始了。

繁重课业压力下，任何情感都无所遁形。我承认，很想念他们，遥遥调皮的作祟，筠干净的笑容，那些追也追不回来的日子。喜欢逃一个下午的课，跑到玛雅人里，老板同样送一大马克杯咖啡，偌大的房间，悄悄地坐在窗边，老板将DJ舞曲的音量调到最大，如果是晚上，一定会误以为是酒吧。老板曾经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后来乐队散了，没有再组，回到家乡开了间咖啡屋。兴致好的时候，也会拿着那把吉他，吼一

首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他的嗓音像极了那个主唱，眯着眼，忘我地陶醉在音乐中。

那个丁香花纷飞的五月时节，高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我的心情莫名其妙地低落，不明原因地就把书狠狠地扔到墙角，在背了几十遍还是记错的数理化公式上画大大的猪头，把分数低得让人后悔的卷子撕成一片片细碎的纸屑。遥遥说，这些日子天天跟筠厮混在一起，没有任何预兆，或许根本不需要。她告诉我，他们一起去轧马路，一起吃着冰淇淋对着走过的美女吹口哨，在晴朗的夜晚，仰起头，看亮亮闪闪的银河，会不会像我傻傻地仰起头一样，我不知道，那个曾经向往着纯白海滩的干净男孩，我却知道，已经不再属于我了。

我更加依恋那个咖啡屋，露台上植物生机勃勃，我就会坐在那群植物中间，孤独地坐在那里，啃一本厚重的习题集。

我从来没有那样渴望过逃离生活，逃离小城，尽管曾经无比眷恋着它。

高考结束，我如愿地考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学，玛雅人里，他们挽着手，向我祝贺。遥遥告诉我，她考进了筠所在学校的美术系，我说祝福你们。没有香槟，没有红酒，只是心里默默地祝福，然后偷偷地别过脸，佯装累了一样地揉揉眼睛，擦干了眼泪。

那天晚上，我悄无声息地，飞到了这座南方古城。扑面而来的湿热空气让人窒息。陌生环境，陌生人群里夹杂着听不懂的方言，绕过临街的乞丐，淅淅沥沥的小雨，的士司机把庞大的旅行箱抬到车里，用带着浓重地方味的普通话跟我讨价还价。

大学的生活枯燥，乏味，也有一个朋友小雨，很会照顾人，我生病的时候，会细心地为我买来最想吃的东西，很满足。还有，很想家。我戴上了那顶土黄色的针织帽子，肆无忌惮地从南门走到北门，频频引得同学侧目，我很骄傲，尽管知道它很土。对了，小雨也说过，这顶帽子很漂亮。

我会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跑到临街的那些饰品店，也终于明白了遥遥为什么那么喜欢卡带。我买了很多，心形的、Kitty猫形的、带水钻的、黑暗里会发光的。我选了一个水钻最多的准备送给遥遥，一个粉色的送给小雨。我穿了中学时一直不敢穿的牛仔裙，背着妈妈打了耳洞，在乱七八糟的杂志上学化妆，却一直不能得心应手，把自己的脸涂得像个脸谱。

古城里的咖啡屋很多，我总是在周末时流连其间。别尔宾成了我最喜欢的味道，淡淡的，有一丝家乡的情怀，那个让我极度厌恶的想逃离的小城，我却从未逃离过。我用最简单的三个字“还好吗”作为几个月没有联系的问候信息，发给了筠，一直期待着筠可爱的笑脸在新消息的屏幕上跳动，却从未亮过。

我把发卡寄给了遥遥，能想象到她拿到时开心的样子。回寝室的甬路上，夕阳俏皮地从树叶的间隙照下来，这里有常年永驻的绿色，每到这个时候，家乡小城的树叶已经掉光了。

期待中的屏幕终于亮了起来。

筠的第一条信息：不好，因为你没有回复我的短信息。我很惭愧。

第二条：很想你。我有小小的感动。

第三条：遥遥很想去南方，我们可以顺便看望你。

我愣住。第四条信息的未读提示一闪一闪，我迅速地关上了手机。

我觉得自己很傻，只想顺着甬路跑回宿舍，跑到那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家。柔和的灯光透过玻璃，照在寝室外面的。我停留在门外，三秒钟就可以打开门的动作，我却需要三分钟来酝酿自己的情绪，不至于在打开门后泪如雨下。我甚至想好了怎样可以笑容满面地把那个粉色卡带交到小雨的手里，然后听她夸张地比喻自己如何喜欢它。那是我唯一可以得到的安慰。

寝室里熙熙攘攘，“瞧瞧看，我新买的帽子。”我下铺女孩子的声音。

“很漂亮呢，很漂亮呢！”一片恭维。

“比××的帽子漂亮多了。”我抑制不住好奇心，那个比我的还要漂亮的帽子，真的很想看一看。

“那个帽子，”鄙夷地说，“根本没有比的价值。”是小雨的声音。

“噢，你不是说过很漂亮吗？”

“她呀，哼哼，给个青枣就当是蜜饯。”

……

我愣了，脸一定僵得很难看，没有了打开门的勇气，只好顺着甬路折回。在卖宵

夜的小吃摊前游荡，买了一份米粉，放了大半罐贵州产的能辣出眼泪的辣椒酱。我贪婪地吞食着，嘴唇通红，胃里一阵阵翻天覆地地绞痛，可我没有哭。这个辣椒酱很苦。

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我像一个宿醉的酒鬼一样，吐得昏天黑地。辣椒酱，胃里没有消化的米粉，混合在呕吐物里，扔掉了那个粉色的卡带。

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经过了几天的昏暗，我想我病了。

安妮说过：如果一个孩子在该笑的时候没有快乐，该哭泣的时候没有眼泪，该相信的时候没有诺言，她有病的可能。

最终还是看了筠的第四条信息。

我开始了厌烦南方的冬天，很怀念可以把全身都裹在棉衣里的时节，而这里并不需要。人们会彼此发问，棉衣是个什么东西。我经历了一个世纪般漫长的逃亡，从北方一路奔波躲在了这个温暖的小城，我很对不起我的棉衣。

巨大的飞机起飞声，震耳欲聋。揉了揉眼睛，凌晨三点。我的背包里装满了礼物：送给妈妈的针织衫，筠的一小包蓝山咖啡，送给自己的别尔宾咖啡末，想着家里软绵绵的大床和咖啡壶里咕咕冒着的热气。写了很大的便笺“妈妈我爱你”贴在了针织衫上。筠的咖啡包上，我同样附上了便笺：也很爱你，爱你 500 度近视还不戴眼镜打球的姿势，爱你眯着眼睛，尽力分清篮筐还是帽子的样子，爱你侃侃而谈时，发亮的眼神，哦，对了，还爱你那同父异母的遥遥妹妹。